

贵州旅游铺路人

刘秀鸾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贵州旅游铺路人

刘秀鸾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1 号

责任编辑：李大钧

技术编辑：吴子文

封面设计：陈 都

贵州旅游铺路人

刘秀鸾 著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0 千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ISBN 7—5032—044

序

贵州省省长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是世界上岩溶地貌最发育的地区之一，山峻、林幽、水秀、洞奇的壮观景致，被誉为“迷人的天然公园”。

在 17.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山石水景相映成趣的龙宫、“岩溶博物馆”织金洞、“高原明珠”红枫湖、“小三峡”㵲阳

河、百里杜鹃、马岭河峡谷、赤水十丈洞、花溪、天河潭等风景名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是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宝库，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为目前世界同纬度中罕见的亚热带森林残存区。

贵州生活着 3360 万勤劳的人民，其中少数民族占 34.7%，生活面积占 55.5%，著名的旅游景区大多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汉、苗、布依、侗、土家、彝、水、仡佬、回、壮、瑶等各民族历史悠久，民族风情古朴浓郁，民族建筑别具一格，民族工艺巧夺天工，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民族风情与自然山水风光相结合，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已引起海内外旅游观光和科学考察者的浓厚兴趣，正成为国家重点开发的旅游热点地区。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贵州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峰际连天，飞鸟不通”的黔地已今非昔比。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贵州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逐步得到发展，近几年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国家旅游局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特别是旅游行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建成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8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些主要旅游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各地还相继开发了一批民族村寨风情旅游点，现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以游览黄果树、龙宫、织金洞、红枫湖为主体，并领略布依族、苗族风情的西部旅游区，以体验苗、侗民族风情为主体，游览苗岭风光和㵲阳山水的东部旅游区，南线、北线旅游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利用；旅游综合接待能力有较大提高，交通、通讯及各类接待设施等大为改善；并建立了一支阵容较好的旅游职工队伍，接待了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旅游者。贵州的旅游业对活跃全省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贵州知名度，让世界了解贵州，让贵州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凝聚着一批在初创时期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顽强进取、无私奉献的“铺路人”的心血。他们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路辛劳一路汗水、一步一个脚印为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事迹在《贵州旅游铺路人》一书中得到了比较客观的、历史的介绍。本书作者刘秀鸾同志以满腔的热情讴歌了这些“铺路人”的崇高献身精神，并记录了贵州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轨迹。这对于我们了解贵州旅游业创业的艰辛，珍惜今天的机遇和激

励后来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贵州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旅游业已逐步成为贵州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我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更加努力地工作，适度超前发展，尽早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旅游业发展成为贵州“支柱产业”的目标，逐步向“旅游大省”迈进。

我 的 话

刘秀鸾

1993年，对于贵州旅游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黄果树被确定为'93中国山水风光游的五大汇合点之一，为宣传贵州旅游，提高贵州知名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我作为省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力争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在年初自订的计划中，撰写《贵州旅游铺路人》一书，就是其中的一项。

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贵州旅游先期开发的有功之臣“树碑立传”，颂扬他们的拓荒、铺路精神，以肯定历史，激励未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繁荣贵州经济。

所谓“先期”，并没有确定的时限，就全省的各地区而言，旅游业的起步和发展也不平衡，书中所写到的，只能是早期的、局部的，在某一方面具代表性的人和事，或者是我所了解、熟悉的这一部分。还有的虽已列入采写对象，却因一些原因未能落实。旅游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今后，旅游的路还要继续铺下去，愿这本书还有补充完善的日子。

力不从心的是，这一年的工作特别繁忙，除了黄果树汇合点的大型活动外，省里还于4月和8月，分别举办了中国贵州杜鹃花节和黄果树山水风光游暨中国国际名酒节。待能抽空爬格子的时候，日历已翻到9月中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压缩长期已被榨干的休息和睡眠时间，而眼睛却不堪折磨，

又不得不搁笔 10 来天。两个月后的今天，为遂年内出书之愿，只好将这堆草稿匆匆交给出版社，实在是辛苦了编辑。

我相信，人们不会过于苛求这个作品，因为我学的专业是外语，而且时间是如此仓促。

在这里，我谨向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的陈士能省长深致敬意。

向中国旅游出版社，向我参考的有关资料的撰写人表示感谢；向长期以来，对我写作给予关照、指导的领导和老师，向支持、帮助我完成这项有意义工作的同仁和朋友们说一声：
“理解万岁！”

并以此书慰藉给我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人生榜样，至今还为子孙们解除后顾之忧的父母亲。

1993 年 11 月 18 日. 贵阳

目 录

- 序 ——陈士能 (1)
我的话 ——刘秀鸾 (1)
终未完成的采访 ——痛悼贵州旅游奠基人徐健生 (1)
踏遍青山人未老 ——贵州省原副省长吴 实 (14)
风雨难泯赤子情 ——贵州省原副省长秦天真 (20)
永恒的心愿 ——安顺行署原专员田永光 (26)
故乡的呼唤 ——黔东南州原常务副州长吴德海 (34)
瀑布恋 ——黄果树风景区开发元老雷选隆 (39)
一个洞穴人的故事 ——地质副研究员汪朝阳 (51)
忘我拼命的追求者 ——高级工程师金德明 (65)
莫名其妙的爱 ——水电工程师胡克铨 (77)
还将春色抹青山 ——红枫湖管理处原处长谢大本 (88)
执着的实干家 ——黄果树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宋海年 (97)
志在龙宫创新业 ——龙宫管理处原处长柴 健 (103)
织金洞畅想曲 ——织金洞管理处负责人贺仕荣 (112)
生命在苗岭闪光 ——黔东南州旅游局局长潘心雄 (119)
追逐新的地平线 ——贵州铁路旅行社总经理钱仁超 (129)
旅游痴迷人 ——安顺民族饭店原总经理简大鹏 (136)
疯狂的爱恋 ——个体办旅游的探路人龚明玉 (145)

高原航线上的旋律

——民航贵州省管理局原局长柳常富 (156)

道路向景区延伸 ——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杨守岳 (164)

树起新的里程碑 ——贵阳铁路分局副局长蒋益新 (172)

蓝天白云谱新篇

——贵航开创性飞行女机长孙玉兰 (177)

一份满分的答卷

——贵州省建设厅风景园林处处长赵旭光 (184)

为东方第一染增辉 ——安顺蜡染总厂厂长曾庆雄 (192)

根深叶茂 ——蜡染工艺美术师洪福达 (200)

真情描绘真山水 ——旅游作家张 克 (209)

快门上的苦与乐 ——贵州画报社摄影记者冯玉照 (219)

留住山水一片情

——贵州省图片社主任记者彭 匡 (231)

为了那块土地 ——苗族摄影家吴仕忠 (238)

终未完成的采访……

——痛悼贵州旅游奠基人 徐健生



这是一篇永远无法完成的采访——在我决定撰写《贵州旅游铺路人》一书后，原贵州省委副书记徐健生一直病重卧床，还不时陷入昏迷状态，对这位贵州旅游奠基人的采访也一直不能进行。1993年春节过后，徐老突然异常地康复，步履稳健，谈笑风生。他兴奋地写信给黄果树风景区的元老雷选隆：“近来，我的病情有很大好转，根据医生的意见，我决定到黄果树疗养一段时间，请你给宋海年等负责人打声招呼。你有时间来一趟，我有事和你商量。”接信后的第二天，3月7日，老雷和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的副处长冷永刚，安顺行政公署原专员田永光，贵州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克，《贵州画报》社记者、摄影家彭匡等，便来到徐老家中拜望。老人十分高兴，说话铿锵有力。当他听到黄果树的调节水库正在发挥五大功能，景区建设，特别是天星景区的建设进展很快时，感到莫大的慰藉。考虑到初春天气气温不稳定，大家希望他继续在家保养一段，待过了“五一”节，天气暖和了再来接他去黄果树，徐老欣然同意。于是我也计划

届时同往，慢慢进行访谈，并聆听老领导对旅游工作的新指示。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凝冻在 1993 年 3 月 19 日那气温骤降的倒春寒午夜！

3 月 19 日晚，天已转暖的贵阳山城因受寒流影响，竟下起了凌雪。81 岁高龄的徐老久病虚弱，再次犯病，因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 23 点 15 分不幸逝世。消息传开，贵州人民无比悲痛，为失去一位党的优秀干部和群众的贴心人而痛心！

老书记徐健生 1912 年 4 月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 年 4 月在贵阳投身革命，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延安等地党、政干部和新闻单位领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为加强党的理论宣传做出了突出的战绩。建国后的 1949 年底调回贵州家乡工作，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曾任省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以共产党员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贵州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残酷迫害，身心遭到了严重摧残，但他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工作扎实细致，敢于负责和承担责任；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爱护同志，平易近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关心民众疾苦。他德高望重，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徐老热爱家乡，对贵州的山山水水浸透着深厚的情和爱。



徐健生（右二）和雷选隆（右一）在织金洞考察

早在人们视旅游为游山玩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就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洞察力，看准了贵州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丰富多彩，是一笔巨大的潜在财富，应当开发利用起来，为家乡人民造福。他不顾年高体弱，踏遍贵州的土地和山水，亲临旅游景点实地考察，组织领导了贵州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旅游业的开拓性基础工作。特别是1983年后，他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率先退到二线，到省顾委工作，仍然全心关注贵州的发展和建设，继续关照和支持旅游业的发展。1989年，徐健生被授予“老有所为”精英奖，和中国风景名胜协会的“荣誉证书”。

.....

1979年6月23日，省委副书记徐健生颠簸了几个小时后来到黄果树，同行的还有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省外事办主任余志坚、省文化局副局长田兵、新闻图片社社长王树艺等。当时的黄果树只有4个人：雷选隆、刘翠兰、徐文秀和

张荣新，过着和当地农民没有区别的生活。

“你姓什么？”徐书记朝着雷选隆问道。

“姓雷”。

“在这里干什么工作？”

“负责筹建黄果树风景区。”

“那你就讲讲吧！”

讲讲，讲什么？怎么讲！老雷一时摸不着头脑，对省领导的到来更是吉凶难卜。

话得从五十年代说起，那时，在关岭县工作的雷选隆就听熟了黄果树瀑布的欢歌笑语，后调到镇宁县就职，大瀑布的雄姿更使老雷一见钟情。1964年，组织上索性安排他去负责筹建风景区，他和安顺市建筑公司的工人们进驻到豺狗出没的荒山坡，披荆斩棘，艰难地修起了六角亭、望水厅、开水房，开辟了瀑底至山顶的几百级石梯。老雷白天下工地，晚上守材料，苦干10个月，被列入“楼堂馆所”而遭到非难。接着到了“史无前例”的非常时期，老雷被抄家批斗，口含稻草游街，至今头部还留着造反派用标枪戳下的伤疤。八年以后，历史又作出戏剧性的安排——叫雷选隆从湘黔铁路大会战转到黄果树水电站任工地副总指挥，随后又投身于黄果树风景区的建设。

正当资金严重缺乏的时候，省委副书记徐健生来了，而且要听老雷汇报。雷选隆早就憋一肚子的活没地儿说，这次算豁出去了。

谁知，还没等老雷讲完，老书记坐不住了，他要亲自去看一看。转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回到老雷那间小破房子时，徐健生就叫雷选隆上车：

“走，去安顺！”

听话音，看样子，老书记叫走就得走。

晚上，安顺地委常委会议在虹山宾馆举行，贵阳还赶去几个人，其中有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厅的吴吉伍工程师。会议专题研究黄果树的开发建设，不由分说，老书记叫排不上号的老雷主讲。老雷壮壮胆子说了实话，归纳起来：一、黄果树的开发大有可为；二、开发建设困难重重。

会议开到凌晨三点，连地委副书记陈远武都坐得腰疼，干脆蹲到地上去了。汇报讨论的结果是徐书记说的：“非大干不可！地委支持，你老雷坐阵，要车给车，要人给人。”

自认命运不好的雷选隆受宠若惊，简直不敢相信过去的美梦变成了现实。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劳动，迅速组织施工队伍开始了黄果树风景区的大规模开发。徐书记也成了黄果树的常客，一是亲自考察过问建设情况，二是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问题。同时派出地质工程师汪朝阳、科技摄影师金德明前往黄果树：“黄果树一带究竟有些什么罇罇罐罐，你们去摸个清楚。拍些照片回来，有科学价值了可以办展览，出册子。”

两股力量拧到了一起，考察工作进展很快。凡发现的新景观都要向徐书记汇报，他听了以后，都要亲自去看看。

1980年底，晴隆县发现一个石膏晶体溶洞，里面的晶体长达2.4米，而号称世界之王的英国晶洞仅长一米，徐书记和吴实副省长曾去看过。消息传出后，参观的，拍片的蜂拥而至，破坏很厉害。两位老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又不顾冰天雪地赶去晴隆，实地看了以后制定了保护措施。但次日夜间回县城时却大为作难。在当时的花山农场茅口电站一带，道路坑坑洼洼，汽车后面的挡板都抖掉了，车子在桐油冰凌似的山路上一个劲儿地耍龙。晚上行车不开灯不行，开着灯冰

雪反光，驾驶员看不清方向。大家七咀八舌想办法出主意，最后还是金德明把照相机的滤色镜戴在了车灯上。同去的余志坚副秘书长深感责任重大，还是不放心，为保险起见，他亲自在车前探路，打着电筒倒退着指挥，一溜一滑地引导方向，总算是没出什么问题，快天亮才摸回县城。

第二天返回黄果树去考察天星桥。这个地方是关岭县红岩电站的同志告诉老雷的，景区内有石林、溶洞、瀑布，植被保存完好，电站施工时几千人就住在洞里。后来老雷请城建厅的吴吉伍总工程师去看时碰上一场暴雨，一时没找到躲处，淋得全身无一根干纱，两人还激动地总结了四句话：“瀑布成群，洞穴成串，星潭棋布，奇峰壁立。”然而，从黄果树去天星桥要步行 10 多里路，景区内完全是原始状态，对于年逾古稀的老领导实在是艰难了些。但是，徐老和吴老非去不可，他们爬山钻洞，在茅草蓬中穿行。甚至还光着脚淌过刺骨的河水。他们累得汗流浃背，吃的是用火烧烤的干油条。这一次考察，办事果断的徐书记当场就拍板：“修路！”随后即请交通厅的同志去勘测路线。

晚上，徐书记说不走了，要在黄果树住一夜。老雷急忙挡驾：

“徐书记，这里没有地方住宿。”

“你们住的不是地方吗？”

“我们睡的硬板床，也不干净。”

“你的床就让给我住，你睡哪里我不管。”

这一夜，徐书记和吴老两人就是挤在老雷的硬板床上度过的。老雷去和工人挤着睡。

第二天一早，徐书记对老雷说：

“你的床是不好睡，你想过要搞点好睡的床了吗？”